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（乙种）

林纾研究资料

薛绥之 张俊才 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

林纾研究资料

薛绥之 张俊才 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福州

林纾研究资料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（乙种）

薛绥之 张俊才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20印张 6插页 477千字

1983年6月第1版

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

书号：10173·406 定价：2.10元

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》

编辑说明

- 一、本丛书为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》乙种。
- 二、丛书力求比较全面地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、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、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，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。
- 三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，力求真实地反映作家和作品的历史本来面目，注意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。
- 四、每个作家的研究资料，包括生平与文学活动，著译系年目录，对作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评论等。列入丛书的作家作品资料，按不同情况编成专集或合集。
- 五、本丛书资料搜集的时间与范围：作家传略、生平活动、著译目录索引等资料，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主，一九一九年以前和建国以后的有关材料可适当选录；建国以后发表的研究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作的文章，也可选录；对于作家在建国以后的创作的研究评论文章，一概不选录。选录资料时尽可能注意国内外不同地区、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文章。
- 六、强调资料的准确性，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初版书籍上选录；编选人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（文章节选除外）。入选文章一律按发表先后排列。
- 七、本丛书为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之一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高

等院校等分别承担编选，丛书编辑委员会全面负责编审（马良春、张大明、徐迺翔、沈承宽、张晓翠担任日常组织、编务工作）。

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一年一月

目 录

林纾生平及文学活动

林纾传.....	曾宪辉 (3)
林纾年谱简编.....	张俊才 (11)
先妣事略.....	林 纾 (65)
叔父静庵公坟前石表辞.....	林 纶 (67)
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.....	林 纶 (69)
外舅刘公墓志铭.....	林 纶 (71)
出都与某侍御书.....	林 纶 (73)
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.....	林 纶 (75)
《震川集选》序.....	林 纶 (77)
赠马通伯先生序.....	林 纶 (78)
《古文辞类纂》选本序.....	林 纶 (79)
荆 生.....	林琴南 (81)
妖 梦.....	林琴南 (83)
致蔡鹤卿书.....	林 纶 (86)
与唐蔚芝侍郎书.....	林 纶 (90)
答侄翥鸿书.....	林 纶 (92)
续辨奸论.....	林 纶 (94)
上陈太保书.....	林 纶 (96)

御书记	林 紹	(98)
答郑孝胥书	林 紹	(99)
《闽中新乐府》序	畏庐子	(102)
《黑奴吁天录》序	林 紹	(103)
《黑奴吁天录》跋	林 紹	(104)
《不如归》序	林 紹	(105)
《贼史》序	林 紹	(107)
《英孝子火山报仇录》序	林 紹	(108)
《鹰梯小豪杰》叙	林 紹	(110)
《红礁画桨录》序	林 紹	(111)
《爱国二童子传》达旨	林 紹	(113)
《残蝉曳声录》序	林 紹	(117)
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序	林 紹	(118)
《畏庐诗存》序	林 紹	(120)
《践卓翁小说》序	林 紹	(121)
我的绘画老师林琴南	王芝青口述、范文通整理	(122)

林紹评论、研究文章

书《闽中新乐府》后	高梦旦	(127)
读《黑奴吁天录》	灵 石	(128)
读《迦因小传》两译本书后	寅半生	(131)
《歇洛克奇案开场》叙	陈熙绩	(134)
《畏庐文集》序	张 偕	(136)
《铁笛亭琐记》序	臧荫松	(137)
答林君琴南函	蔡元培	(138)
复王敬轩书	刘半农	(145)
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	唐 俟	(148)

林琴南先生	郑振铎	(149)
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	钱玄同	(165)
再说林琴南	开 明	(168)
林纾的小说	陈炳堃	(170)
林纾的古文	钱基博	(175)
桐城派对新文学的影响	周作人	(189)
林琴南	寒 光	(191)
思想与热诚		
文学界的评论		
结 论		
《春觉斋论画》后记	顾廷龙	(226)
严几道与林琴南	咨 实	(228)
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	刘绶松	(233)
鲁迅与清末文坛	周启明	(239)
近代翻译小说及林纾		(241)
林琴南的文学评论	(日) 内田道夫著、夏洪秋译	(254)
关于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	阿 英	(274)
风行一时的“林译小说”	孔 立	(280)
林纾的翻译	钱钟书	(292)
林译的原本	(香港) 曾锦漳	(324)
林 纾	(台湾) 陈敬之	(346)
融汇中西 厥功至伟		
怆怀世乱 诗作悲凉		
设色山水 蔚然独造		
白话与文言之争	(台湾) 尹雪曼	(359)
林纾论	任访秋	(365)
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的斗争		(381)

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

——读“林译小说”序跋札记 薛 卓 (387)

林纾翻译作品考索

林纾翻译作品考索 俞久洪 (403)

林 纾 著 译 系 年

林纾著译系年 张俊才 (431)

附录一：林纾未刊著译作品目录

附录二：林纾待查著译作品目录

附录三：林纾立名而未成之书目录

林 纏 研 究 资 料 目 录 索 引

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张俊才 (617)

后 记 (630)

林纾生平及文学活动

林 纪 传

曾 宪 辉

林纾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又取“枫落吴江冷”诗意自号冷红生，晚称蠡翁、践卓翁，清光绪八年壬午科举人，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。

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八日，林纾生于福建闽县（今福州）一个小商人家庭。早先，其父林云溪随盐官办盐，生活过得还充裕。后来，因在前往建宁途中，盐船触礁沉没，资财赔偿殆尽，便远客台湾另求生计。林云溪到台湾后，经商又亏了本，以致连还家的盘费都没有。这时，林纾家里很穷，只靠母亲、姐姐做针线度日，有时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。直至叔父静庵有了职业，父亲也有钱寄回家时，一家老小才得温饱。

林纾虽然家穷，但学习却极勤奋。他九岁入村塾，十一岁跟同县薛则柯学古文辞。薛是个无意仕进的穷塾师，给林纾讲授欧文、杜诗务于精熟。他曾对林纾说：“若熟此，可增广胸次。”

（林纾《薛则柯先生传》）从而培养了他的读书兴趣。林纾爱读书，而又无钱买书。有一天，偶尔在叔父的书箧里找到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，如获至宝，日夜讽诵。又每月把零用钱节省下来，入城向旧书摊购买零本《汉书》及子史书籍，近几年就积书三橱之多。其母舅看他如此好学，还送他一部《康熙字典》。他在墙上画了一具棺材，旁边写着“读书则生，不则入棺”（朱羲胄《贞文先生年谱》卷一）几个字，作为自己的

座右铭。十九岁那年，祖父在殡，祖母及父亲也相继病逝，丧葬接踵，家境甚为凄凉，他仍借母、姐刺绣灯光苦读，每晚必终卷才就寝。林纾“既遭闵凶，遂病肺”（林纾《述险》）。他在此后的十年中，虽常发病咯血，但丝毫没有放松学习。自谓“果以明日死者，今日固已饱读吾书。”（林纾《石颠山人传》）因其勤勉，自十三岁至二十余岁，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。三十岁结识李畲曾，又借读了李氏兄弟的藏书三四万卷。他认为，读书象积谷一样，积蓄多了，总有救荒的一天；向学如走路一般，不停地走下去，终有到达的时候。他学习的范围很广，不仅对各种书籍群观博览，而且还向温陵陈又伯学画。也曾纵情为诗歌，被乡人目为“狂生”。晚年，他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说：“力学是苦事，然如四更起早，犯黑而前，渐渐向明；好游是乐事，然如傍晚出户，趁凉而行，渐渐向黑。”（朱羲胄《贞文先生年谱》卷二）早岁的刻苦力学，为后来的翻译、写作和绘画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，林纾也试图以科举求取功名。二十岁前在朱韦如、陈蓉圃门下学过制举文。二十八岁入县学，三十岁领乡荐，中式为举人。嗣后又屡赴礼部试，想考进士。但因多次赴试都落第，就抛弃了那套应制的学问。己亥（1899）客杭州，在仁和知县陈希贤衙署中，目睹长官督责吸吮属僚，便觉得宦情扫地。加之从小祖母就教他“畏天循分”（林纾《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》），婚后岳父刘有棻又勉以立身安命之道。所以，林纾终生未入仕途。他二十岁开始教蒙学。二十五岁设馆王灼三家做塾师。四十六岁在福州苍霞精舍为汉文总教习。四十八岁应杭州知府林迪臣聘，执教于杭州东城讲舍。五十岁入京任金台书院讲席后，先后在五城学堂、京师大学堂、闽学堂（旅京闽人所建）、高等实业学堂、正志中学、励志学校和孔教大学任教，讲

授经义、古文和伦理学。就在北京五城学堂任教期间，会见了桐城派的末代宗师吴汝纶。吴称赞林纾的文章为“抑遏掩蔽，能伏其光气者”（林纾《赠马通伯先生序》），委托他校勘《古文四象》。后来，林纾还为吴点勘的《史记读本》作序，颂扬吴文“繁而不涉猥酿，简而弗流疏悟”，从而尊吴如师。林纾在授徒讲学的同时，长期从事古文研究。他在原先博览的基础上，对生平爱好的书籍反复玩味，深入钻研。“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廿五年。”（涛园居士《埃司兰情侠传》）韩愈的文章则前后研读了四十载。他主张“积理养气”，敷文明道（林纾《国朝文序》），提倡取径左、马、班、韩，以为这四人的文章是“天下文章之祖庭”。对归有光、方苞的著作也很推重。他论文遵桐城义法，本“圣人”之言，神往排斥异端的韩愈。其文论有《韩柳文研究法》、《春觉斋论文》（即《畏庐论文》）以及林纾口述、朱羲胄记录整理的《文微》。评选本如《左孟庄骚精华录》等，种类也很多。林纾是不承认自己有文派的。有一次康有为问他：“足下奈何学桐城？”他很不高兴，事后在《方望溪集选序》中写道：“甚至亦有称余之文学桐城者。某公斥余不应冒入此途，余至是既不能笑，亦不复叹，但心骇其说之奚所自来也。”不过，林纾毕竟是个小说翻译家，还比较注重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对于世态人情的委曲逼真的描写，也敢于冲破桐城文人不以小说为文的森严文律，用古文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小说。

一八九七年，林纾中年丧偶，牢愁寡欢。从法国归来的王子仁（号晓斋主人）对他说，巴黎小说家都出自名手，其中仲马父子的文字最知名，茶花女马克格尼尔（今译玛格丽特）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。翻译它，“子可破岑寂，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，不胜蹙额对坐耶！”（杨荫深《中国文学家列传》）林纾因而涉笔与王合译，名为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初版于一八九九年，

在福州刊印。此书内容新鲜，译笔又凄婉有情致。他的朋友汪康年为之出资重刊后，一时纸贵洛阳，风行海内。“可怜一卷茶花女，断尽支那荡子肠。”（严复诗）当时不少读者为这部书题诗题词。这一意外的成功，激起了林纾的译书热情。这时正值甲午战争之后，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，清朝政府政治极端腐败，民族危机深重，社会矛盾尖锐。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，倡为变法维新之说；严几道、夏穗卿的《本馆附印小说缘启》和梁启超的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等强调小说社会作用的文章相继发表。林纾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，在列强的侵侮面前，“独念小说一道，尚足感人”（林纾《英孝子火山报仇录》序），想多译有益之书为劝喻之助，做唤醒同胞起而爱国保种的“叫旦之鸡”。所以，在译介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后，又与魏易合作，翻译了斯土活夫人反映美国农场主虐待黑奴的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，走上了翻译外国小说的文学道路。林纾译介《黑奴吁天录》时，心情极度悲苦。“依微黄种前程事，岂独伤心在黑奴。”（醒狮诗）他联系民族危亡的形势，不知流下了多少的眼泪！光绪二十九年，林纾司事京师译书局。其友人高凤谦在商务印书馆任职，也约林纾专译小说付梓。从此，他就源源不断地把更大量的作品翻译到中国来，以一个译述西洋小说的翻译家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文坛上。

林纾不懂外文，译书全靠别人口述，无法对原著进行严格的选择，译了很多第二三流的作品，耗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。在译文上删改、错译，甚至加上自己的笔墨，可訾议之处极多，有时还把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。这是他终身抱恨的憾事。他说可惜自己年纪老大，“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，请业于西师之门，凡诸译著，均恃耳而屏目”，发出了“真吾生之大不幸”的感叹。

（林纾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序）但他文学修养高，在译叙中听合

作者口译，久而久之，也可象辨别家人的脚步声那样，区别外国文学的流派。而且他古文娴熟，长于叙事抒情，人所莫言、言而莫尽者，都能言而尽之，有无微不达之妙。一部分精心的译作，如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、《孝女耐儿传》等，也能不违原书的内容宗旨，保持原文的风格情调。有些篇章连幽默风味和巧妙用字都能表达出来。《迦茵小传》本来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，经过林纾的翻译却也增加了不少的光彩。林纾译书，不仅译笔出色，而且速度惊人。“耳受手追，声已笔止。”运笔如风落霓转，往往是口译者的话声刚落，他的译文就写好了。每天译作四小时，得文字六千言，不加窜点，脱手成篇。翻译一部十四万字的作品，酷暑不稍间断，一个月就完成了。自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与我国读者见面以来，几乎每年都有林纾翻译的小说出版，出版最多的年份竟达十六部。由于他数十年的辛勤劳动，共翻译了一百七十余部（二百七十一册），其中包括四十多种世界名著，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。林纾翻译的作品，出自英、美、法、比、俄、西班牙、挪威、瑞士、希腊和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作家。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、托尔斯泰、大小仲马、狄更斯、易卜生、哈葛德，以及伊索、笛福、雨果等人的著作，都有他的中译本。在翻译过程中，他感到汉字“一字但有一义，非联合不能成文，故翻译西文往往词费”，还提出了“由政府设局，制新名词”的建议（林纾《中华大字典》序）。商务印书馆曾为林纾出版《林译小说丛书》。“林译小说”不只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影响很大，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起过积极的作用。

在林纾的书房里，左右摆着两张桌子。左桌高至肋下，用以作画；右桌如常，用以作文翻译。他一会儿站着画画，一会儿坐着译书写作，很少停下来休息。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。因而，不但翻译了数量惊人的外国小说，而且也创作了许多作品。

他以“国事为经，爱情为纬”的长篇小说《金陵秋》、《京华碧血录》、《劫外昙花》、《巾帼阳秋》等，打破了旧小说的章回体，以社会事件为题材的传奇《天妃庙传奇》、《合浦珠传奇》、《蜀鹃啼传奇》，改变了旧传奇必有旦角，必有四十出、五十出的规定。这在艺术形式上都带有突破传统体裁束缚的趋势。林纾的诗集有《闽中新乐府》、《畏庐诗存》，古文则汇为《畏庐文集》、《畏庐续集》、《畏庐三集》，均由商务馆印行。此外，尚有《技击余闻》、《畏庐琐记》、《畏庐漫录》等笔记小说多种。然而除翻译外，成就较高的还是他的绘画。林纾的老师陈又伯，号石颠山人，是画家汪瘦石、谢琯樵的学生，陈又伯“能写高松兰竹，亦间为翎毛花卉”（林纾《石颠山人传》）。林纾向陈学画二十六年，“得山人翎毛用墨法，变之以入山水”（林纾《石颠山人传》），有所创新。晚年更致力于作画。七十高龄还每天六、七小时站在画桌前苦心经营。他创作态度严肃认真，虽一小幅也不仓卒挥毫自矜神速，而非三数天不脱手。其山水画境界开拓，笔力精到，诸多佳作。并且每作一画必草一绝句于其上，写下了许多的题画诗。时人称之为“能诗善画”者。林纾死后，一九二六年一月间，有人会同他的家属在上海三山会馆作过两次画展：第一次展出屏条、堂幅、册页、长卷、手卷等上百种；第二次专选精美作品展览，也有二、三十种。今存《春觉斋论画》一卷，及《畏庐遗迹》一、二两集。

林纾不入仕途，一生从事译书、执教，作文、作画，也未尝不关心国家盛衰、民族存亡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法军入犯闽海，福建水师败于马江，伤亡七百余人。同年九月，清廷派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。十一月，左抵福州时，林纾与周辛仲递道上状陈诉马江败迹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感情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中日战争爆发，消息传入福建，林纾“感愤郁勃，无可自适”。